

向暖而行 向阳而生

孙卓一

2025年日历的扉页翻过最后一页，窗外的夜色拉上了帷幕，城市的灯火在远处变成一片朦胧的暖黄，此刻的心像被打翻的墨砚，晕开了一整年的波澜，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沟壑，终究在岁月的流转里，沉淀为生命里最厚重的印记。

这一年，被太多猝不及防的变化填满。一颗小小的智齿，竟掀起了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波。从拔牙后感染的灼痛，到医疗纠纷的纠缠，琐碎且难耐，日夜缠绕着不肯散去。当协商的话语变得苍白，当身体的不适与心里的委屈交织，我终究还是躺在了手术室的无影灯下。那些日子，像被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纱，连呼吸都带着小心翼翼的沉重。那些天，先生的照顾，父母的陪伴，像一束束光，驱散了我心底的阴霾。亲朋好友的问候，领导同事的探望纷至沓来，那些细碎的叮嘱，温柔的安慰，都化作了支撑我熬过艰难时光的力量。

这一年，生活的轨迹被悄然改写。先生思虑再三，终究还是决定奔赴南方的新岗位。这个决定，我们在灯下反复斟酌了无数个夜晚。一边是更广阔的职业前景，一边是割舍不下的家庭牵绊；一边是对未来的期许，一边是对当下的眷恋。每一次讨论，都藏着不舍与无奈。当终于收拾好行囊，陪他一起踏上“越山向海”的征途，心中还是顾虑重重，看不清前方的光，也忘不了来时路，思绪总在新旧之间拉扯。

从此，我们的生活被分割成两个坐标，他在南方的艳阳里奔波忙碌，我在北方的街巷里细数晨昏。隔着千山万水，我们只能在视频里分享彼此的日常。他说南方的雨总是淅淅沥沥，潮湿的空气里满是草木的清香；我说家里的绿萝又抽出了新叶，在窗台边长得郁郁葱葱。那些隔着屏幕的问候，那些深夜里的长谈，都成了维系彼此的纽带，让别

离的日子，多了一份心照不宣的默契，成了漫长岁月里最温暖的慰藉。

这一年，我也踏上了一条全新的职场道路，从熟悉的岗位到了上级部门的另一领域。推开那扇陌生的门，我的心里满是忐忑与不安。虽说上学时也曾系统学过法律专业知识，但毕业后经年累月不曾触碰，法条章程早就在时光里蒙上了一层薄尘，和实际工作更是隔着遥远的距离。

密密麻麻的法条章程，严谨细致的合规审查，都像是一道道关卡横在眼前，于是在合同条款的字斟句酌里，在风险防控的条条框框里摸索前行。我常常对着厚厚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各类章程一筹莫展，专业术语、复杂案例，一度让我手足无措。但我知道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挑战，都是成长的契机。于是，我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弥补空缺，一字一句地啃读法条，一笔一画地记录要点，遇到不懂的问题，便虚心向领导同事请教。埋头钻研时，才发觉自身积累的浅薄，与理想中的模样相距甚远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心中都是满满的焦灼与怅惘。

这一年，最让人牵肠挂肚的，还是散落在三地的家。工作的忙碌与生活的琐碎，让我不得不将孩子托付给家中老人照看。我在异乡的办公室里为工作奔波，先生在南方的城市里为生计打拼，孩子则留在老家。每次视频，孩子总会匆匆说几句话就挂断，我知道他是怕说多了会更加想念与不舍。周末回去探望，临行前，他总会满含泪水地跟我说“你走了我怎么办？下次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爸爸什么时候回家？”稚嫩的声音，像一根细针，轻轻刺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老人的付出，成了我们安心打拼的底气。他们悉心照料着孩子的饮食起居，关注着学业成长，每天接送上下学，陪着孩子

写作业、练书法、锻炼身体，把孩子的日常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每每回家，看着老人们鬓边新增的白发，看着孩子日渐长大的身影，心里满是感激，也藏着深深的愧疚。

这一年，走得格外艰难。有身体的疼痛，有别离的酸楚，有职场转型的迷茫，有对家人的亏欠。但这一年，也走得格外坚定，那些曾以为迈不过去的坎，终究在咬牙坚持中一一跨过。暗自垂泪的瞬间，也终究在温暖的陪伴里慢慢释怀。我渐渐明白，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旅程，有风雨交加，也有晴空万里；有黯然神伤，也有豁然开朗。所有经历过的波折，不是为了磋磨我们，而是为了让我们在岁月的淬炼中，变得更加坚韧从容。

夜色渐深，远处的灯火依旧明亮。站在岁末的渡口，回望这一年的点点滴滴，心中百感交集。走过的路，遇到的人，经历的事，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。

2026是新的一年，愿春风吹散所有的阴霾，愿阳光洒满每一个角落。愿父母平安健康，快乐常在；愿先生在南方的工作顺风顺水，在打拼的日子里，也能被生活温柔以待；愿孩子在姥姥姥爷的照料下健康成长，愿他的童年里，满是欢声笑语；愿我自己，在新领域里步履坚定，重拾起曾经的专业知识，在学思践悟中不断成长，从容应对每一个挑战，不负每一份期许，变成一个更沉稳、更专业的自己；更愿我们一家三口，能在不同的路途上各自奔赴、各自闪光，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熠熠生辉，待风尘落定，共赴团圆，细说过往。愿那些散落的时光，都能在团圆的喜悦里，变得温柔而绵长。

挥手作别旧岁，转身拥抱新程。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一年的收获与感悟，在新的一年里，向暖而行，向阳而生。

深秋的北京，风染层林，带着几分清冽的诗意。踏入万寿寺的那一刻，喧嚣便被红墙黄瓦隔绝在外，只余古木的疏影与香火的余韵，在空气中静静流淌。此行原是为寻访古寺的千年风华，却未曾想，在慧日长辉殿内一场“瑞羽鸣祥”明清禽鸟主题文物展中，竟与千里之外的故乡——山西榆次，撞了个满怀。

慧日长辉殿始建于明万历五年，原称“大延寿殿”，清雍正帝御题匾额赋予其今名，原匾虽已不存，但2013年复制的“慧日长辉”匾额悬于殿门，依旧透着皇家规制的庄重典雅。虎殿顶的飞檐翘角，月台之上的殿宇巍峨，与殿内展出的明清文物相映成趣，共同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我的目光，最终定格在那些以凤凰为题材的展品上，那五色翎毛、雍容华贵的神鸟形象，瞬间勾起了心底关于故乡“凤城”的记忆。

展柜中，清道光年间的青花凤穿牡丹纹将军盖罐尤为夺目。通高38厘米的罐身，通体以青花装饰，盖面的缠枝牡丹与变形如意纹雅致灵动，腹部的两只凤凰穿行于盛放的牡丹之间，线条流转自然，构图饱满层次分明。凤凰的形象早已定型：锦鸡首、如意冠、鸚鵡喙、孔雀颈，仙鹤之翅展展如欲凌霄，飘逸长尾曳曳似拂九天，翎毛五色斑斓，仪态万方，尽显东方美学之神韵。牡丹象征富贵，凤凰化身吉祥，二者相融，便是“富贵吉祥”的美好寓意。驻足凝视，那青花晕染的凤影，仿佛穿越了百年时光，与记忆中故乡的“凤”遥相呼应。

讲解员轻声诉说着凤凰的渊源：“‘凤凰’一词最早见于《尚书》，原指凤舞与凰舞，后经千年演变，从远古神性通天的图腾，成为象征太平安宁的祥瑞。”我不禁想起明万历《榆次县志》的记载：西晋咸宁二年六月，县令荀藐勤政爱民，政绩卓著，境内忽有成群大鸟翔集，百姓皆视为凤凰降临，吉兆，晋武帝亦下诏褒奖。这便是榆次“凤城”之名的由来。原来，凤凰自古便是仁政的象征，《宋书》称其为“仁鸟”，“能究万物，通天祉，达王道”，荀藐的贤德感召“凤凰”，恰是儒家仁政理想的具象化。

殿内展板上，“鸾凤和鸣”“龙飞凤舞”的纹样介绍引人深思。宋元明清时期流行的“鸾凤和鸣”，以卷草尾为鸾，锯齿尾为凤，演绎着人伦之美；而“龙飞凤舞”作为皇家经典纹样，龙腾彰显刚健，凤舞昭示和美，寓意阴阳和谐、生生不息。《韩诗外传》载：“天施地化，阴阳和合”，这种追求和谐统一的理念，在和合纹样中得到了淋漓尽致体现：龙凤呈祥昭示着阴阳调和的宇宙秩序，鸾凤和鸣演绎着爱情婚姻的人伦之美，五鸟叙伦则诠释着五伦有序的礼制精神。这些纹样不仅在构图上呈现出平衡有序、循环往复的美学韵律，还暗合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三生万物”的哲学意蕴，彰显了周而复始、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。这使我想起故乡的文化遗产：北宋名臣文彦博任榆次县令时，为缅怀荀藐勤政，修建思凤楼以志纪念，此后城内便有了凤栖街、凤鸣街等街巷，布局形如凤凰北飞。而榆次毗邻素有“龙城”之称的太原，“龙凤呈祥”的寓意更让“凤城”的文化内涵愈发深厚。如今，榆次老城的思凤楼依旧矗立，成为那段历史最真切的实物见证。

展板上关于凤凰品格的描述，更让我对故乡的“凤”有了更深的理解。《诗经》云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”，《庄子》言其“非梧桐不止，非练实不食，非醴泉不饮”，择良木而栖，择善而行之高洁品格，不正是荀藐等贤吏的写照，也融入了榆次人的精神血脉吗？凤凰之美，不仅在其绚丽外表，更在其高尚卓越的内在，正如故乡的“凤城”之名，不仅是一段祥瑞传说，更承载着勤政爱民的治理精神，彰显着晋中厚重的历史底蕴。

慧日长辉殿内，阳光透过窗棂，洒在文物上，凤影婆娑，光影流转。眼前的青花凤纹、墙上的文化阐释，与故乡的思凤楼、凤鸣街、荀藐的贤名交织一起，在我的脑海中构成一幅跨越时空的文化画卷。

凤凰，这中华文明孕育的神鸟，既翱翔在明清的器物纹样中，也栖息在榆次的历史记忆里，更凝聚着华夏民族对至善至美的永恒追寻。

离开万寿寺时，夕阳为古寺镀上一层温暖的光晕。我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文物的风采，心中却萦绕着故乡的凤影。原来，无论走多远，故乡的文化印记始终深藏心底，而这场跨越千里的邂逅，让我对“凤城”的情怀愈发浓烈——那是文物中凝固的历史，是传说中流淌的文脉，更是游子心中永恒的牵挂。

京华赏凤忆乡情

崔富春

老坝新堤映昌源

王景元

扯着，昌源河的四季便在脑海里铺展开来，每一帧都是既生既死又鲜活。

春天的河是苏醒的画卷，冰雪消融后，涓涓细流贴着河床漫淌，连水底卵石的纹路都看得泾渭分明；夏日的河藏着双重模样，晴好的日子浪漫漫满河道，暴雨过后河水立刻换了性子，浑浊的浪头裹着泥沙横冲直撞，拍得河滩头的石阶“砰砰”作响；秋日的河满是成熟的诗意，两岸的树林被染成枫红、杏黄、松绿，河水映映着岸边的丰收图景；冬日的河则透着静谧的禅意，裸露的河床结了厚冰，偶有枯叶落在冰上，给这寂静添了几分灵动。

细细想来，从1977年后的40多年里，昌源河倒也安分，直到2021年10月，特大洪水再次来袭。浑浊的浪头冲垮了河堤，沿线桥梁无一幸免，来远村万亩农田只剩光秃秃的河床，刚成熟的玉米、谷子全没了踪影。县委、县政府一边抗洪救灾，一边定下长远之计。2022年夏天，“六吨坝”的原址上，一条近500米的新防洪坝动工了。

如今，站在208国道集林坪桥上，向新坝望去，犹如一条青色巨龙静卧在岸边，守护着这方水土。今年夏天河水再涨时，洪峰撞在坝上溅起混浊的浪花，却连坝根都没没过，昌源河来退段，终于有了固若金汤的屏障。

风掠过新坝的坝顶，又拂过岸边的柳丝。我忽然明白，“六吨坝”从未真正消失，它化作了乡亲们记忆里的韧劲，化作了筑坝人手中的经验，更化作了新堤下那抹守护家园的力量。昌源河依旧流淌，老坝的故事与新堤的守望，将在岁月里酿成最醇厚的乡愁，伴着河水，奔向更远的未来。

一天，我和村里的几个老汉闲聊，他们提起了“六吨坝”。“六吨坝”虽说已消失近50年，但那抹水泥浇筑的记忆仍清晰如昨。我的家乡祁县来远村，背靠太岳山脉，昌源河宛如一条蜿蜒的绸带沿村而过，真正算得上依山傍水。

儿时，只知河水从母亲的娘家方向流来，长大后才知道其源头在平遥县孟山、仁义二乡的深山之中，经武乡南关奔向来远，在村南与东鱼沟、石弓沟、赶鱼沟的溪流相拥，再经子洪水库注入汾河，最终拥入黄河的怀抱。

这河平日温顺得像岸边饮水的绵羊，可一到雨季便奔腾而下，如千龙摆尾、万狮怒吼，转瞬就将沿途的农田树木席卷一空。政府年年组织社员筑坝护田，可往往事与愿违，村民辛苦攒下的家业，常被一场洪水打回“解放前”。但乡亲们屡败屡战的韧劲，那种战天斗地的不屈信念，深深地影响着我的成长。那年入冬前，公社组织全乡劳力发起“百天大会战”，要趁着冬闲修出一条真正管用的防洪坝，誓将洪水拦在岸边。

“六吨坝”建在公社大院围墙外50米的河滩上，百米长的坝体宽约1米、高近1.5米。动工之初大伙都叫它防洪坝，直到竣工那天，县领导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，话音铿锵：“乡亲们，这是条防洪坝，也是一条幸福坝，这么好的坝我们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？咱们修坝用了六吨多水泥，就叫‘六吨坝’吧！”话音未落，掌声便如河水般涌了起来。

可天灾难料，坝建成后，不到3年就完成了使命。1977年夏天，刚放暑假，十几天的大雨就没停歇过，三沟两岔的水都汇入昌源河，水位日日看涨，我们几个孩子天天蹲在坝上看“河头儿”，一天中午，洪水将要漫过坝顶，这时大人们才慌慌张张把我们坝上拽下来。

转瞬之间，洪水便漫过坝体冲进农田。我站在冰凉的水里，看着几十斤重的石块被漩涡卷走，浑身瑟瑟发抖，庆幸自己没有洪水冲跑。第二天，再看“六吨坝”，早已没了踪影，几百亩农田成了汪洋，几株高粱、玉米歪斜在水里，那景象很是凄凉。

我和老伙计们坐在台阶上，抽着香烟，天马行空地东拉西

火盆的记忆

侯玉平

儿时，家里的冬天除用柴禾或树叶烧炕外，炕上也真少不了火盆。尤其是爷爷和奶奶上了年岁，冬日火盆更成了取暖的宝贝。

早些时候，家里用的火盆是生铁铸造的，其形状类似《水浒传》里林冲戴的斗笠。火盆下有四条木头做的架子，高10厘米，直径45厘米，十分笨重。一进“三九”，爷爷奶奶就用起火盆了。

点燃的火盆是不能放在炕上的，因为有些柴禾易溅火星，如核桃树柴和黄桦柴，火星落炕上就会把被子和线毯烧出小洞，还有半干半湿的柿树柴点燃后易流白泡沫，易把席子弄脏。因此，火盆要先放在地上点燃，待到柴不燃旺不溅火星了，才移至炕上。

火盆生火十分讲究技巧，如把柴横七竖八地乱堆在一起是不易点燃的。母亲说：“人要实心，火要虚心。”她会将玉米棒依火盆边围成圆形，而后从中间引燃，这样火燃着既不太冒烟，火苗也会很旺。

生铁铸造的火盆，工艺不精细，放屋子也不美观。那时，冬日常有人赶着毛驴车拉着砂锅和火盆来村上换柿子。只记得父亲用50斤柿子换了2个火盆，泥土烧制的，比生铁火盆样式美观轻巧。

那时，三间土坯房既住人又做饭，门窗也不严实，钻风透气。所以，母亲就生一盆火，如一个温暖的小太阳。冬日，奶奶坐炕上，戴着老花镜在火盆旁做针线活，母亲在炕头靠近火盆给我们做鞋、缝衣。母亲说，没有火盆，冬日手冷脚冻的，针线活做不好。过年我和弟弟穿的灵动秀美的猫头鞋、新衣服，都是母亲在火盆边和煤油灯下做的。

被替代的生铁火盆用不着了，爷爷把它派上了别的用场。一到冬天，地里没了营生，爷爷不肯闲着，做起木匠活儿。那时，家里生火可是有柴火了，做家具劈柴、斧砍、木刨推下来的木片、刨花，扔进火盆一点就燃，既取暖，也能在生铁火盆内架上铁架用小瓷盆熬水胶粘木板，一举两得。

那时候日子不富裕，孩子们身上只穿着棉袄棉裤，没有衬衣衬裤。兄弟姐妹年少好动、又贪玩，棉袄棉裤有时被汗渍湿，只能热身慢慢晾干，早晨起床时里面硬邦邦的，十分冰凉。所以，每天早晨起床时，母亲就生着火盆，烤一烤衣服，让我们趁热穿上。

火盆还具备相当于现在烤箱的功能，冬天家里有柿子，母亲约莫我和弟妹快放学回家了，就把柿子放在火盆边。我们一回家软柿也被火盆余火烤得焦黄，那味道甜中带香着实沁人心脾。

难以忘怀的是，爷爷正月招待他的好友，不用柴禾而是用木炭。他先把火盆放些细柴点燃，然后放上木炭，燃旺的木炭火很温暖也极少溅火星，基本无烟。爷爷用锡壶倒上北方老烧酒置于火盆边慢慢温热，炕上放一小方桌，奶奶炒两个小菜，豆腐和鸡蛋。爷爷和好友围着火盆碰杯把盏，叙陈年旧事，十分惬意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，火盆渐渐被火炉取代了，再后来不少家庭装上了自烧的锅炉取暖。现如今在农村电暖器取暖很常见，空调也走进了寻常百姓家。如今的年轻人，早已不知还有火盆取暖这一说。而我或者说那个时代的人，却不可能忘却，对我们而言，火盆里有快乐的童年，有温暖的记忆，还有浓浓的母爱。



四季人生 自有清欢

郑建伟

年岁末，不惑之年的我踏霜归乡，站在父母坟前，聊着这一年的点点滴滴。恍惚间，竟觉得岁月如也这风般，悄无声息便带走了大半。望着田埂上早已枯黄的野草，在风中瑟缩着腰身……细想来，人生，不正是一场“春种夏长，秋收冬藏”的四季轮回么？

人生的春，是襁褓里的啼哭与童年的嬉闹，最甜的记忆总与家里的小卖铺紧紧相连。那时，油炸麻花是村里孩子眼中的奢侈品，每当“幸福250”摩托车的轰鸣声由远及近，我作为“受万千宠爱”的家中幼子，便会扒着铺门翘首以盼——那辆在当时无比拉风的摩托车，和载着装满麻花的纸箱。运送途中难免有麻花断裂，这便是我最幸福的时刻：小心翼翼把碎麻花揣进裤兜，和最好的伙伴一起分享。少年兜里的麻花香，成了岁月里最绵长的甜，以为这样的春暖花开会绵延一生……

夏意渐浓时，时代对青年的召唤如约而

至。2001年师范毕业，恰逢大小中专并轨，无缘学长们的直接分配，我辗转家乡最偏远的村落实务任教。那座小村静卧于山坳深处，下了公交车，还得在山间土路跋涉半个小时才可抵达。那时，孤寂常常在夜晚涌上心头。是父亲骑着老式自行车，驮着家里用了多年的老黑白电视，一步步登上山头村。那台老得掉牙的电视机，成了我最暖的慰藉，也让我在初入社会的手足无措中，多了一份前行的勇气。一年后，我不得不屈服于现实，在历经考公失利之后，转战民办教育职场。满腔热忱，敢闯敢拼，失怙的打击并未模糊我凌云的志向，初涨的房价也磨灭不灭奋斗的豪情。口中哼着朴树的《生如夏花》，我将每一份热爱都赤诚滚烫，每一次奔赴都热烈坦荡，奉为人格格言。

不知不觉，踏入了人生下半场。孩子的第一声啼哭，让日子按下了倍速键。上要照顾日渐老去的亲人，下要操心孩子的学业成长，中间还要在教育岗位上历经淬炼。民办

学校的工作不算轻松，固定的收入要撑起一家老小的开销，社保的兜底让人心安却不敢懈怠，但当看到学生的进步，得到家长的认可，收获社会的肯定，所有的忙碌都有了“闪着光”的意义。回望前尘，未曾辜负岁月馈赠，而时光，亦予我更深的自我认知与更高的人生期许。

站在秋光里，偶尔也会眺望人生的冬。60岁后的日子仿佛就在眼前，满头白发，步履蹒跚，或许会面临病痛的侵扰，或许会感慨时光的无情。有人说：“老年多是寒凉，少了年少时的温暖。”可我总是觉得，若在这秋日用尽全力耕耘，冬日便自有从容。那些生活里沉淀的智慧，陪伴中收获的亲情，谁又能说不是抵御寒冬的暖阳？父母用半生心血筑牢的原生底色，恰似无偿获赠的贴身薄袄，而年少时的努力、中年时的淬炼、家人间的牵挂，会织成更厚实的铠甲，让晚年即便没有春光灿烂，也能有温酒煮茶的清欢。

“80后”的我们，确实经历了时代的跌宕，从“踮脚能及”到“望尘莫及”，从“无人可依”到“自成屏障”。但在

这四季人生里，春有麻花的甜香，夏有父亲的背影，秋有耕耘的收获，冬有可期的温暖。那些吃过的苦、受过的累，最终都成了成长的勋章；那些担过的责、爱过的人，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宝藏。

人生如四季，各有各的风景，各有各的担当。不必感叹岁月匆匆，不必焦虑未来无常，相信只要心怀热爱，满怀信心，即便走到人生的冬季，也能遇见独属于自己的温暖与美好。这人间一趟，便终究值得。

文学副刊
第1050期
刊头题字
冯骥才

